



能耐的

# 昆明

许敏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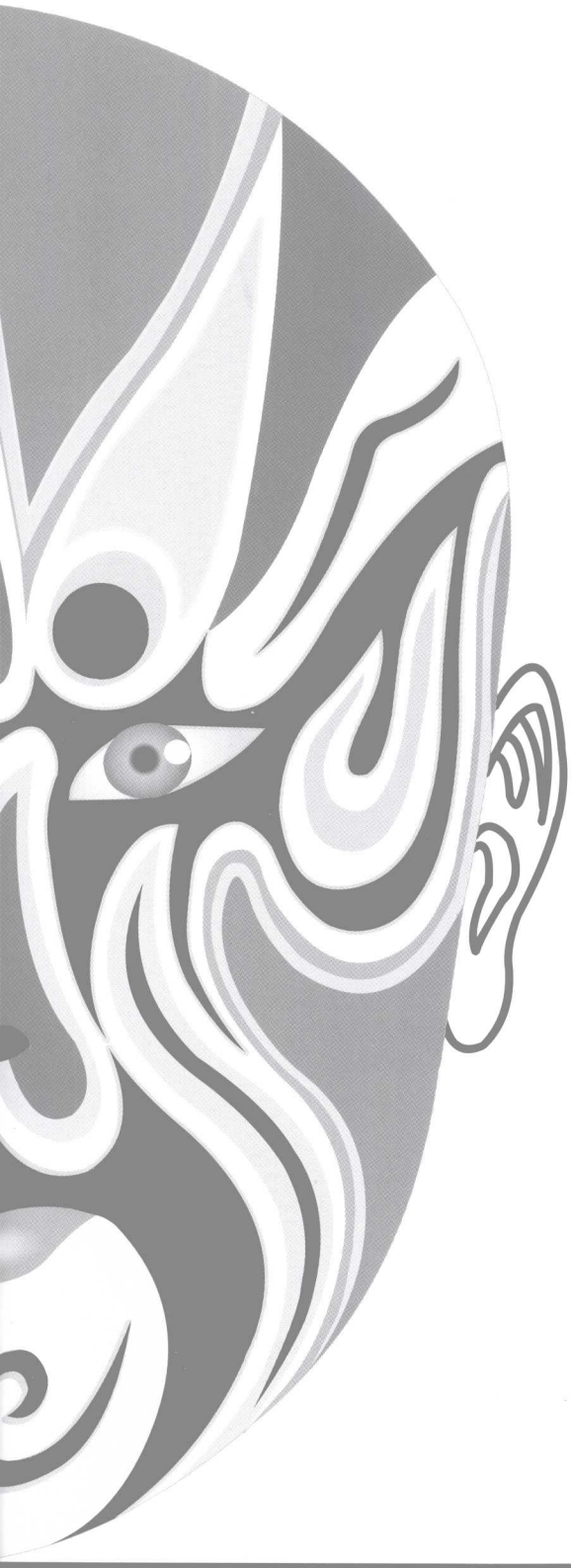


嘈耐的

# 昆明

许敏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嘈耐的昆明 / 许敏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22-05709-8

I. 嘈… II. 许… III. 社会生活 — 昆明市 IV. D67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94338号

责任编辑: 雷啟星

装帧设计: 燕鹏臣 杜舟 祁晓丽

责任印制: 段金华

漫 画: 姚国祥

|        |                        |
|--------|------------------------|
| 书 名    | 嘈耐的昆明                  |
| 作 者    | 许敏 著                   |
| 出 版    |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
| 发 行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 地 址    |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
| 邮 编    | 650034                 |
| 网 址    | www.ynpph.km.yn.cn     |
| E-mail | ymszbs@public.km.yn.cn |
| 开 本    | 787 × 960mm 1/16       |
| 印 张    | 7.5                    |
| 版 次    | 200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制版印刷   | 云南福保东陆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 书 号    | ISBN 978-7-222-05709-8 |
| 定 价    | 20.00元                 |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 楔子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蘋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大清帝国乾隆朝民间散人孙髯翁作于云南昆明大观楼的这副对联，也许是中国楹联中最有名和最长的了。当日，自号“万树梅花一布衣”的卖药卜卦者孙髯翁登危楼而眺远，吊古寻幽，对奔来眼底之景倾入一腔素弦横云、短笛吟风的闲情，化进满腹闲看庭前花、漫随天外云的逸致……此际，任你世上高轩寒户，肥马嘶门，贯甲洞穿，城郭火起，政客弄权，诸侯成囚，步障千层，鼍鼉万叠，我自斗草春风，采菱秋水，微风醒酒，好雨催诗，对娇容艳颜之山，拂浓妆淡抹之水……之后，欣然濡彩毫之笔，吟问人间，气吐琼玖，将昆明一段“天若有情天亦老，摇摇幽慨难禁”的历史娓娓度于赋花问柳之中……联成之际，一种“惆怅旧事如梦，觉来无处追寻”的大慈悲与潇洒人对江山真影的无限恋态也自然弥漫开去。淡浓天然，风波俗尘不到。虚闲世界，莹独气骨，清如秋水。

此等足以济笔海而驰文囿的豪杰语，令后来的真高士那与生俱来的逍遥情怀里又添加了若干清疏自在。这无疑就像一幅宇宙的图画，没有慧心，绝不可能在一瞥眼之际领悟其中灵机。据说上世纪50年代后期，云南省的某位主要负责人到北京开会，对中国古典文学情有独钟且造诣极高的毛泽东主席曾经就这副对联考较他，搞得这位能够在昆明呼风唤雨的大吏紧张且尴尬。挥洒傲然的最高领袖微微一晒，信口便将那一百八十字吟诵出来……

昆明自古便是个“松鸣天籁玉珊珊”（唐·道南句）的美妙地方，虽“处南之荒”，却在两千多年前便有了“金精神马、缥碧之鸡”（汉·王褒句）护佑其地的传说。自汉以来，眼中有奇山川的华夏韵士一旦莅临此地，莫不被之魂灵颠倒，继而心存恭敬。在昆明黑龙潭植下梅树的唐代和尚道南认为：散漫的灰尘里也有般若的消息，不可轻慢看待，而当半坞白云为清风耕尽，自然便在世人眼前清晰呈现的这一块山青水白、岳立川行、苍翠欲滴、鸟语花香、烟霞相许、风翻贝叶的土地，更是佛身法性的展现，随时随地都在“无相说法”。

昆明，山川出云，水湖沦涟，飞鸦征雁，绿树碧天。它把门向万灵敞开，任其自由栖泊。花惊鸟去，叶动猿来，是一切生命的大休息处。它不合横槊作赋，却宜吟魂熏魄，以十千美酒，为花洗妆。不合封侯庙食，却宜渔樵耕牧，将千古雄心，付诸神仙。昆明，声誉偕江天同在，丹青与山水共存。绝非剑击秋风、引动四野鬼啸的英雄处，乃为琴弹夜月、飞度百寻香藹之和平地。明正德六年的状元杨升庵一首七绝将昆明的这种地域特性描绘得相当充分：

滇海风多不起沙，汀州新绿偏天涯。

采芳亦有江南意，十里春波远泛花。

昆明，有着令人欢喜赞叹的圆融，无疑是天下最适于人类居住，并且从容休养生息的地方之一。

这里，“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明·杨升庵句）

这里，“山色满湖能不醉，荷香十里欲登仙。”（明·李元阳句）

在这里，“艳阳天气，是花皆堪酿酒；绿荫深处，凡叶尽可题诗。”（明·陈继儒句）

昆明，风月无穷，灵动天地。它所具有的圆满是不损不益、本来俱足的。那不假外求而自美的山之光，水之声，月之色，花之香，值得智慧者用心去谛听，去印证。

这温润有情、优游任运的一方沃土，因缘流荡，喜悦无限。

然而，身处如此清润乐境，为人者 also 需轻悄地走过。不妨效法天地，那里有心灵的丰粮美食，酣足动人。大自然妙好安悦，教人礼敬一切生命。

#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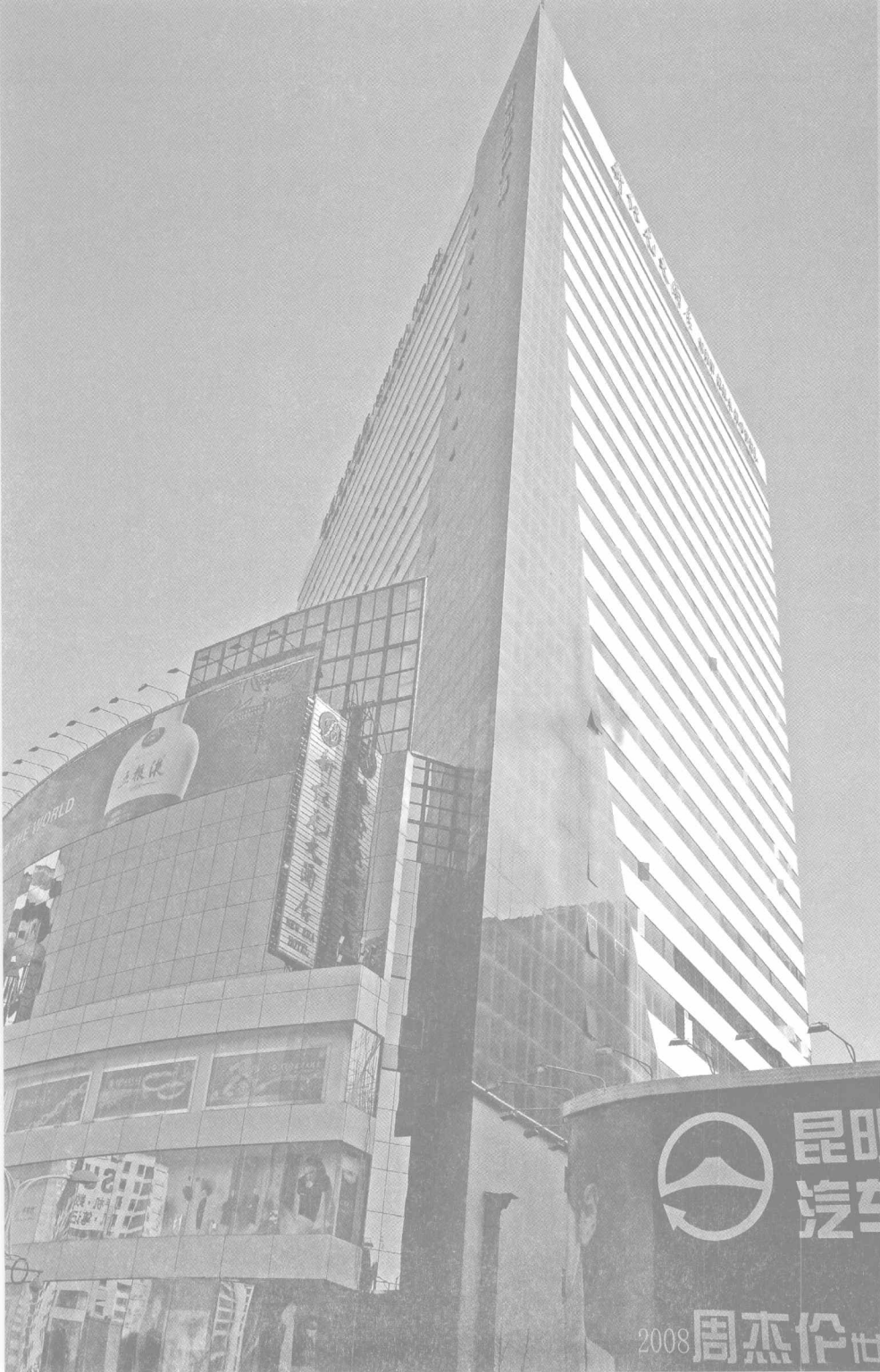
CONTENTS

|                        |     |
|------------------------|-----|
| 题记 .....               | 1   |
| 红旗电影院 .....            | 9   |
| 北后街 .....              | 15  |
| 祥云街 .....              | 27  |
| 南强街 .....              | 35  |
| 小井巷 .....              | 43  |
| 宝善街 .....              | 49  |
| 南屏街 .....              | 59  |
| 金碧路 .....              | 65  |
| 检阅台 .....              | 75  |
| 正义路 .....              | 85  |
| 围海造田 .....             | 97  |
| 昆明的其他无奈 .....          | 103 |
| 往事不如烟 .....            | 113 |
| 2008·昆明——一个崭新的城市 ..... | 117 |



# 题记

我之所以想要翻一翻三十年前昆明的老底，是怕那些曾经发生在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上的、不应该被遗忘的一些事情因为我们曾经的经历者不说实话而湮灭。



2008 周杰伦 摄于2008年3月

不记得是在哪一个版本的《中国地图册》上曾经有这样的文字：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市”是中国台湾省的台北市，而人口密度最大的“区”是中国云南省昆明市的五华区。这本《中国地图册》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

改革开放前的昆明市的确很小，作为一个以四季如春的“春城”闻名于全国的边疆省会城市和中国大军区的所在地，昆明整个市区面积不过22平方公里多一点，站立于那时在昆明如雷贯耳、有四层楼之高的昆明百货大楼顶上，便足以鸟瞰这个现在回想起来颇有些“花



子滴夺”（犹如叫花子一般）而且“巾巾吊吊”（形容衣服或旧布十分褴褛、破烂的样子）的城市。到1980年时，解放了30年的昆明，大部分城区街道只需要略略更换一下商店的牌匾，再遮挡掉用红油漆写在空白处墙上的革命口号和标语，就完全可以供那些善于浮想联翩、思维可以无限飘荡的影视工作者们尽情地用作表现万恶旧社会的悲惨外景。



那个“皮吊叮当”（瘦得几乎没有肉，皮肤都垂吊着）的昆明市以昆明百货大楼为圆心向四面八方曲里拐弯地辐射出去，但说起来也走不了多远，便很快在环城路戛然止步。环城路像是无形的城墙，坚决地守护着城市“籍贯”的纯洁性。在那个时代，存在着逾越难度极大的所谓“三大差别”。犹如泾水和渭水一般分明，环城路以内是城区，以外便是郊区，虽然昆明早就已经没有了高高的城墙和深深的城门洞，但是在郊区居住的人跨越环城路进入城区依然叫做“进城”。

生活在郊区的大多数人是些社会地位被定格得很不怎么高的公民，虽然他们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而且其中年满18岁的男女公民都明明确确地被规定拥有选举权，但是，他们生来就没有不少东西。即便是被国家明文规定拥有的选举权力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背名失气”（徒有虚名）的遗憾，因为他们中就没有几个人有幸见过“上首”（上面）规定他们要选举的那些必须被选出来的社会优秀分子。他们也不清楚这些精英们在被选举前到底干过什么“昌盛”（颇为辉煌）之事或者弄过哪样“扯卵蛋”的名堂。虽然想起来不免会有点儿“戳气”（生气）和“闷躁”（郁闷），然而，郊区这些生活过得“模估天昏”（稀里糊涂）的公民们顶多也就是“嘁嘁呜呜”（有意见不当面讲，在背地里到处议论）地“喘几口馊气”而已，绝对不会有人为这点明摆着是“挨”（跟）政府“强干”（抬杠）的事情去“扯母猪疯”（发神经病）一样地嚷个“白沫子喧天”（嘴角上因讲话激动而积累着白色口涎）的。他们不埋怨人，只感叹命，“人有小九九，天有大算盘”。“志比天高，命有纸薄”。人绝对是“整”不过天的。那个什么辩证法讲哪样“人定胜天”，无非是在“哄着‘亮光蛋’（光头）钻‘癞刺棵’（荆棘丛）”。自己所处何种境界自己应该“心首”（心里）清楚，他们只求用一颗简单的心去应对复杂的世界。

那个年代的人总的说来比较质朴，起码从外表上来看，他们是如此的平静和坦然，该吃饭便吃饭，该睡觉便睡觉。人心虽然只隔着一公分

左右厚的肚皮，但是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知道其他人究竟在想些什么。

在环城路以内居住的大多数公民自以为社会地位有点高，至少他们可以相当轻蔑地称呼环城路外的其他人为“老纵”（土包子）。但是他们也能够非常实在地感觉自己被少数社会真正的高档阶层所俯视，那些特殊的人神龙见首不见尾，舞游在其他社会阶层拼命仰头也看不见的美丽云彩之中，他们的各种轶事假如能够流到民间，必定就是万口相传的神话。

特殊的人们有自己的社交圈子，自己的生活格调，自己的处事逻辑，他们的居住地域根本不局限于环城路内外，他们的消费方式当然也不会仅仅局限于一般人所关注的油盐柴米酱醋茶。食有鱼，出有车，可以在假期里到安宁温泉那些有着通常是被漆成绿色的、平时时节很少开启的大铁门里的美丽地方去休养。在那些被编了号的漂亮房子罩着的池子里头，他们悠然地让清澈的、从地下涌出的自然热汤泡一泡操劳了一个星期的身体。他们相互之间称呼“同志”，但其间似乎存在等级森严的状况。他们之中的某个人处于等级社会的何种档次，可以从不同的取食的“灶”上反映出来，“灶”有小、中、大之分，严格地表明着一种规格、一种待遇、一种身份。如此这般，在灶上生产出来的产品自然有着质的规定性。

特殊的人们和他们手下的虫虫脑脑们最不屑的就是从某某人言行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小市民气”。他们是那个时代终极智慧的诠释者，由衷地鄙视所谓“红尘中的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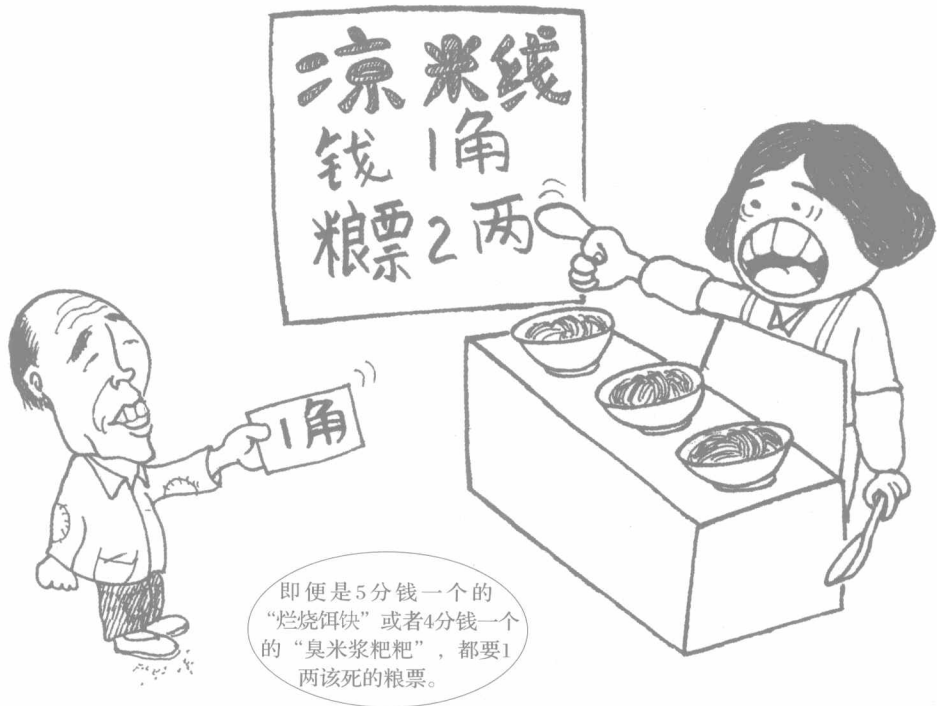
特殊人们的老婆被人称为“XXX同志”的“夫人”，而级别稍稍差一些够不上称为“夫人”的就称为“XXX同志”的“爱人”。而环城路以内居住的自以为社会地位有点高的大多数公民的老婆则被人称为“XXX”的“婆娘”，或者多事者还要在前头加个“臭”、“烂”、“贼”、“骚”什么的形容词。如果单单从这一点上进行考量，这些人和那些“老纵”们的社会地位基本相差不大。但是，他们依然还是

有理由看不起那些“老纵”，因为他们有昆明城市居民户口本，之外还有购粮本，能够买到国家规定提供的定量的粮食、食用油，并领到国家规定提供的粮票和布票，粮票尤其是个值得他们自豪和骄傲的东西。

“老纵些”（土包子们）在按规定交了公粮、卖了余粮后，还必须完成“统购统销”的其他任务，譬如咬紧“牙巴骨”内心一万个不愿意地向国家出售个人自家生产的猪、鸡、蛋之类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曾经“生方想法”（想方设法）地去“打瞞瞪”（迟疑或蒙混）的人已经被政府接连不断“派下去”的农村工作队批判成一个个颇有些“散闷”（扫兴）的“臭猪头”（形象丑陋的人）。在经过如此猛烈的“敲簸箕吓雀”（有敲山震虎之意但程度较轻）式的教育运动之后，其他侥幸逃过“上首”猛烈“日卷”（严厉指责）的人又哪个还敢“跷着二郎腿”（把一只腿搭在另外一只腿上不当回事的模样）“杀国家‘呢’（的）洋盘”（对国家打马虎眼并进行欺骗）？所以一到规定时间临近就展开比赛，“究竟是哪一个跑得比兔子它爹还快‘呢’（的）去供销社的收购点交东西……”

尽管已经做出这般“倒贴黄瓜二两”（吃亏、贴本）的努力，他们依然还是做梦也梦不到自己所在的这个国家会“爽爽兴兴”（干干脆脆）地发一两粮票给自己。感觉十分“散干闷”（非常扫兴）的“老纵些”若是想要粮票的话，就得用鸡蛋或者什么农副产品冒着“犯法”的嫌疑“贼头日脑”（鬼鬼祟祟加偷偷摸摸）地来和有城市居民户口本的人调换。否则“老纵”们在昆明市内就几乎吃不到那些味道很爽的凉米线、凉面条，当然，诸如什么“卤饵丝”、“小锅米线”之类相当传统而且味道完全“没有得包摊呢”（没有可以挑剔和埋怨的因素）著名热煮品也肯定吃不到，即便“使钱儿”（用钱）也不可以，因为“粮票”——这个相当“整楞皮”（专门制造冤枉）的“烂东西”是被“法律法规”严格禁止和人民币挂钩的。所以他们一旦到城市里来的

话就必须怀揣几个“硬铤铤”（干硬）的“麦粑粑”（麦面做的饼），否则肚子饿得“扁塌塌”（扁得很难瞧）的时候只能去吃“米凉虾”、“抓抓粉”或者是喝碗“木瓜水”了事。说起来“样事”（每一件事）



都很让人“心焦泼烦”（心中烦躁），即便是5分钱一个的“烂烧饵块”或者4分钱一个的“臭米浆粑粑”，都要1两该死的粮票。

除了这个令人伤心的原因，“老纵”们平时无事时也并不喜欢到城里来“闯鬼”（触霉头），因为那时候的城里人非常看“麻衣相”（以貌取人），极有可能“牛事不发马事发”（总有不妙的事情发生）地逗出些令人“眯睁虎眼”（因为愤怒而睁大眼）的事来。当时有人曾经有过这样的总结：“别人骑马我骑驴，自比思量我不如。回头看，

还有挑脚汉。”是的，因辛辛苦苦、老实实在地在土地上耕种而手脚日益变得粗糙的那些“泥脚杆儿”（农民），就是让小市民们的不平衡心理得到平衡的“挑脚汉”。

不过话说回来，当时农村的生活条件的确很“倮倮”（寒碜、丢脸），即使是昆明近郊也普遍不行。当时天蓝蓝云白白，空气倒不会存在多大问题，但一般没有在抒情诗和歌曲中艺术家们所向往的那类风调雨顺的田野、硕果累累的果园、整洁甜蜜的家园。常见的只有低矮的草房、坎坷的土路、六畜的遗失、乱舞的蚊蝇、繁重的劳作、生活的艰辛以及写在“土墼”墙上的那些变幻莫测、朝三暮四的各种足以让“老纵”们“告饶”的政策框框套套。

于是，经常在这里可以听到的那些婉转的鸟啼、嘁嘁的虫鸣、顽童的尖叫、成人的嬉笑都只具有文学描写意义上的诗情画意……“不冬不年”（莫名其妙、不伦不类）的城市人并没有主动意识到自己其实也置身于农村广阔天地的怀抱，自己生存的一切都来自于那里，并以之为最终的归宿。而经常“吃焖锅亏”（吃哑巴亏）的农村大众也不能够认识自己的存在对城市发展实际上的价值。一种早就应该受到诅咒和谴责的社会和自然的畸形分隔状态由于人为的原因难以得到改变，而且还貌似合理地得以延续……根本没有人会用大把钱的来“买”或者是“征用”那些现在看来十分值钱的土地。在同样的一块土地上，那时候仅仅表现出庄稼和果蔬年年生长、年年收获的价值。土地只是默默地为昆明人提供基本生活的必需品……

即便土地年年生长，年年收获，农民们手中所能够供“自家”（自己）支配的年均口粮也不多（按现今公布的调查统计数，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丰收年景，全国每个农村人口所能够得到的年均粮食的平均数仅维持在190公斤左右），所以，那时候对如何处理家庭口粮的流行说法是：“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平时半稀半干，杂以薯类……”

农民们普遍“扯”（买布）相对“经牢”（结实），而且不要布

票、看上去“蓝茵茵”的“阴丹士林布”来做衣裳，但是这种布旧了以后视觉效果极糟，颜色白不白蓝不蓝灰不灰。布料也变得“薄菲儿菲儿”（薄到不合适）、皱巴巴的，感觉就像是刚从“腌菜罐儿”里才掏出来的。至于式样，无疑是从“民国兵咚年”（民国某某年）就流传下来的：男人对襟，女人右衽。裤子则为清一色的，被城市人形容为有“一丈二尺宽”的、便于田间劳作和撒尿的“大摆裆”（宽裆）。衣裳和裤子一律采用手工缝纫（那时候，脚踏缝纫机在城市里已属稀奇物件，在农村里更是殷实人家用来摆样子、挣面子的“缎子货”），衣裳开缝处用传统的“布纽扣”来连接，而且似乎常年盯着穿……农民们只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会采用“摩登装”（现代装），平时有些“喇拐”（邋遢、不整洁，不利落）的他们似乎也没有多少“心肠”（心情）为了迁就“街壁虱些”（旧时昆明乡下人对城里人的蔑称）的审美观来认真“打整”（打扮或收拾）一下自己的形象。20世纪60年代中期，许多进城来卖鸡蛋以求挣一点儿盐巴酱油钱的农村女人都是穿着自己做的“帮尖鞋”，顶着“蓝头帕”，抬着筲箕，背着背篓。旧阴丹士林布衣服的前襟因“布纽扣”断掉而邋下一半……惹得昆明那些“少传教”（没有家庭教养）的“小鬼”们跟在后面“吼巴头”（使劲地大声喊叫）：“乡大嫫，进城来，两个奶奶露出来……”

现在看起来，当时昆明社会各阶层的状况划分无论如何都的确有些糟糕，但是更糟糕的是从“膘皮”（表面）上来看昆明社会各阶层都相当地各安其分，但全社会却长期处于一种由于各种差别导致的、完全“不逗账”（不正常或不协调）的暗藏重大变化玄机的平静氛围之中。

在昆明市盘龙区有一条街叫祥云街，与之垂直的主要街道有五条，分别为金碧路、北后街、南强街、宝善街和南屏街，这一片地区是昆明市的著名商业区。祥云街与北后街的十字交叉口的有一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昆明市名头响当当的电影院，全名为红旗电影院。



# 红旗电影院



摄于2008年5月

昆明市的红旗电影院并不以“红旗”飘扬而“响当当”，那个非常革命的年代被“生拉活扯”（牵强附会或生拉硬拽）地冠以“红旗”的大小经济实体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不知道有多少个。

昆明市的红旗电影院也不因为其票房业绩而“响当当”，因为昆明市的每个电影院所放的电影无论从形式、内容到名字都统统一样，而昆明市区内电影院的布点是经过国营电影公司仔细计算过的，所以每个电影院的观众流量都差不多。同期上映的一部影片在几个电影院之间以一组拷贝轮换着放映，由一个骑术甚佳的男人飞快地骑着“永久”牌载重自行车在一个三角区域负责转运。这厮几乎不间断地按动着自行车的大板铃，熟练地在“密麻间杆”（密密麻麻）的人海中像一条鲨鱼般快速穿行。如果拷贝暂时不能够送到，打过“开演铃”的电影院就放“加演”，内容一般是“新闻简报XX号”。有时候“加演”会加到半小时才开始放“正片”。这样做并没有现场观众提出异议，对于大多数“鼻子耷来嘴首，乐得意呢吸”（比喻正中下怀）的观众来说，这绝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因为他们终于又捞到了一点点社会的“漂汤油”（漂在汤上的油，这里指小便宜）。这类小人物占小便宜的行为虽然为那些能够占大便宜的人所不齿，但是在那个年代，能够占到这样的小便宜已经让一般人相当地窃喜。那个年代能够进电影院看电影是一件很享受而且人生品位十足的事情，许多人都巴不得在那个特殊的空间里多呆上那么一会儿……那个年代的昆明城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干人”（老昆明人对生活贫苦者客气的称呼）和穷鬼，纵然只是5分钱一张的儿童场电影票也依然会被很多家长嫌贵而断然拒绝，更不要说居然要卖两毛钱一张的成人票了。

其实，每家电影院里都在显眼的位置扒着这样的标语：“节省每一个铜板，为了战争与革命。”所以，拿旧票混电影的“糟耐犯”（令人恶心的人）是有人在。

昆明市的红旗电影院之所以“响当当”是因为它是全昆明市所有

地痞、流氓、阿飞、窃贼、小偷、暗娼们心中的圣地。

在这里，被当时昆明人称之为“玩友”的地痞、流氓、阿飞们相互交换和买卖着自己的所需，其所包括的东西有政府严厉禁止流通的某些旧书刊，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春宫画，有成册的老年代妓女照片，有“三八式”步枪或者“七九式”步枪上的刺刀，有日本军尉官和校官的军刀，有自制的火药枪和高压气枪……“玩友”们的标准打扮是抹着生发油的“大面包头”、香肠裤和有镀着“克罗米”（表面镀铬）铁扣的皮套鞋。有一段时期，他们流行穿“灯草绒”（灯芯绒）的方口布鞋。

被称之为“火枪”的扒手们在这里贩卖窃来的皮夹或是家庭妇女们专用的塑料“鸭蛋包”中取出的粮票、布票、肉票、鸡蛋票、白糖票、糕点票、面票、豆腐票、肥皂票、工业券……

小偷们则在这里半公开地销售各种盗窃来的东西，从收音机、旧衣服、自行车零件、水笔、锅碗瓢盆到蜂窝煤炉，甚至还有半夜里从居民的鸡圈里“叉”（用手捏住）来的公鸡和母鸡。小偷属于那种被出来混的人看不起的、“水鲑鲑”（因水分多而显得不合适）的“烂蛊贼”，由于经常只能在黑暗中“惊惊呵呵”（颇为鬼祟）地“整”些“屁屎郎当”（低劣）的动作出来，他们与敢于在“大白日青天”（光天化日）下直面社会和大众的“玩友”和“火枪”相比似乎有质量上的差别，所以在那种场合的表现不免有些“萎尿”（心虚懦弱的模样），看上去就是一幅“屁股里首夹着坨屎”（心中有鬼）的“贼样”。

各色被称之为“皮蛋”的暗娼则积极地游走在人群之中，她们不论“花脸壳”（长相、相貌）长得如何，一律敏锐得如同逐臭的苍蝇。一旦窥见“整着钱”（搞到钱）的“老砍”（不正经的家伙），就斜斜歪歪、“胯揸胯揸”（张开两条腿走路的样子）地摇晃着身子“磨”上前去，搔首弄姿、“触脚动手”（轻佻地动手动脚）地对着那些“色